



千古一蛇总关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蛇

撰文 邓沫南

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蛇”字：“蛇，它或从虫。”本义指会摆尾游行之虫。更早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则道出了蛇的两面性：“蛇，元武之宿，虚危之星。”确实，每每提起蛇总让人又爱又怕。爱它，因为它有着优美的身形、玲珑的曲线、柔媚的步态，有着犀利的眼神、迅捷的攻击、霸气的英姿，这

些让它或成为艺术家的宠儿，或成为战士心中的信仰。同时，它又生活在阴暗的角落，潜伏在人类周围，有着隐秘的习性、神异的色彩、诡谲的传说，让人见之、闻之、想之都心生恐惧。十二生肖中似乎没有一个生肖比蛇更让人对它的情感如此矛盾纠结。为什么人们赋予了蛇兼具美与丑、善与恶这类双重特质？为什么又对它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蛇年说蛇，我们就来看一看，蛇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是如何“千古关情”的。

敬畏之情上古传

蛇是上古先民敬畏的图腾。《韩非子·五蠹》记载，在原始社会里，蛇是人的主要敌人之一，它行动隐秘，无足而能疾行，有些有毒的种类更是构成极大威胁。相传，由于那时候人们往往身居草莽，经常遭到蛇的攻击，连问

候语都和今天的“您好吗”、“您吃了吗”大不相同,而是问“无它乎?”——“您没有遇到它(蛇)吧?”逐渐地,人们将这种对蛇的单纯生存意义上的畏惧,转化为了一种神化的敬仰。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也慢慢认识到蛇对于农业、医疗等方面的作用,特别是蛇高产多子、蜕皮再生这两大特点,让先民们产生了羡慕、崇拜乃至信仰的强大情感。盘古、女娲、伏羲在传说中就都是人首蛇身的神祇:《广博物志》言“盘古之君,龙首蛇身”;《鲁灵光殿赋》云“女娲蛇躯,伏羲鳞身”。在《山海经》中,更有不胜枚举的司蛇之神、操蛇之巫的记载。

上古图腾化的敬畏发展到后来变成一种单纯的畏惧,这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要数“杯弓蛇影”了。这个故事的本版本颇多,这里试录其一。《晋书·乐广传》记

载,西晋时的河南尹乐广,曾有一位亲密的朋友,分别很久不见再来,乐广便问朋友原因,朋友回答:“前些日子去你家做客,我端起酒杯正要喝酒的时候,看见杯中有一条小蛇,心里感到十分厌恶。喝了那杯酒后,我回家就得了重病。”当时,堂屋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角弓,用漆在弓上画了蛇。乐广猜想杯中的蛇就是角弓的影子了。他在原来的地方再次请那位朋友喝酒,对朋友说:“是否又在酒杯中看见了什么东西?”朋友说:“看到了!跟上次一样!”于是乐广就指着墙上的漆弓告诉了他其中的原因,客人豁然开朗,长久的重病顿时好了。

这个常用来讽刺人疑神疑鬼的故事,后来还被宋代人发展为与佛教修行有关的禅语故事。比如,释惠洪《林间录》中讲述了唐代新罗名僧元晓的一件事。(元



明代释迦摩尼蛇身座佛像

晓)访道于名山,独行荒陂,夜宿冢间,渴甚,引手掬于穴中,得泉甘凉。黎明视之,髑髅也。大恶之,尽欲呕去。忽猛省,大叹曰:“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髑髅不二。如来大师曰‘三界唯心’,岂欺我哉!”遂不复求。惠洪说,我读到元晓的事迹,就想起晋代乐广酒杯蛇影的事,于是作了一个偈子:“夜冢髑髅元是水,客杯弓影竟非蛇。个中无地容生灭,笑把遗编篆缕斜。”原来,在笃信佛理的惠洪眼里,杯蛇故事根本就是一段文字禅。翻翻宋人的诗集,这类诗句还真不少:“卷收湖海入高怀,勘破人间蛇影杯”,

“杯弓蛇影”的故事反映了自古人们就对蛇充满了恐惧和厌恶 绘图/王洋



“泉声只合闻而睡，蛇影堪期达者知”，“会当悟杯蛇，灵府静以虚”……看来，这杯弓蛇影故事中的玄思禅趣，用来阐释境由心生的道理，的确非常恰当。

赤胆豪情英雄心

作为自然界的掠食者，蛇凶悍的一面很难被神话传说回避。尤其是看到现实中的蛇傲然昂首，一派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更是不难想象蛇在神话中战天斗人时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有一个关于蛇抗衡太阳的传说：上古时代，蛇喜欢光明，蛇王常常率领子民追逐太阳的脚步。然而有一次，由于追得过近，太阳的光芒灼伤了一部分蛇。蛇王大怒，决定报复太阳。他冲向太阳，想要与太阳决斗。然而太阳是天帝之子，本领高强，蛇王对他无计可施。而且由于冲得过高，蛇王又不会飞翔，眼看就要摔死。众蛇赶紧向天帝祷告，天帝被众蛇的诚心感动，大发慈悲，立即赐予了蛇王腾云驾雾的能力。蛇王不仅得救了，而且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并逐渐由此发展出一个新的种族——龙。蛇能够腾云驾雾的本事，历来被人们相传。三国时期曹操就曾在诗中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后来，蛇在人们的观念里逐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蛇都是神秘、灵异和凶悍的象征（油画作者为Bill Flowers）

渐演变为力量、福气的象征。像明清时期，皇帝的龙袍上绣的是神龙，而大臣们上朝所穿的蟒袍上，绣的则是金色的大蟒蛇。在《太平广记》中，有不少蛇预示吉兆的故事。一类是预示长寿富贵：有个叫张承的人，他母亲孙氏怀他的时候，曾经乘着轻舟在江上游玩，忽然看见一条三丈长的大白蛇飞入舟中，于是张母把蛇带回家。一夜后，白蛇消失不见，据邻居说看见一只白鹤从张家凌云飞去。算命人说这是吉祥之兆，蛇鹤乃延年益寿之物，从室内飞入云端，是发达高升的象征，如果将来生的是儿子，可以借此来为他起名。于是张承就名为“白鹤”。后来张承的儿子张昭位至宰相，活到了九十多岁。还有一个人叫姚景，在没有发迹的时候，

曾经在濠州节度使刘金的手下做事，住在马厩里。有一次刘金路过马厩，看见姚景刚刚睡下，有两条小蛇在他脸上玩耍，在他鼻孔间穿梭。过了半天，姚景醒来，蛇便不见了。刘金意识到这是他要发达的征兆，从此对姚景厚待有加，后来姚景果然做了大官。还有一类故事，其中的蛇预示着加官晋爵：车骑将军巴郡冯緄担任议郎一职时，有一次看见“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算命师说：“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过了五年，冯緄果然作了大将军，不久又官至辽东太守。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盘”。后来，王稔官至平章事。这里小赤蛇的出现都预示着人即将官运亨通。

高祖斩蛇起义的传奇故事，无疑将蛇身上寄寓的王者之气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秦始皇末年，刘邦还是一个小小的亭长，负责往骊山押运劳工。由于长途跋涉，劳工病困交加，逃亡大半。到了丰西泽中这个地方，刘邦于心不忍，自作主张将剩下的劳工全部放走了。这件事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于是十几个侠肝义胆的壮士决定追随刘邦抗秦。一天夜里，刘邦喝醉了，让一个人去前方探路。一会儿，那人回来报告说，路上有一条大蛇挡道，无法通行。酒壮英雄胆，刘邦豪气大发，带着几个人上前，挥剑将拦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刘邦斩蛇后困极而眠。不久，一个老妇人跑到死蛇面前痛哭失声。有人上前询问究竟。老妇人说：“我的儿子白帝子化身为蛇，结果在路上被赤帝子杀了。”后来有人将此事告诉刘邦，刘邦听后颇为高兴：看来自己就是老妇人所说的赤帝子了，必将灭秦而称王。在这里，对蛇的掌控象征了强大的王权，再加上后世民间的不断演绎，让刘邦的帝王之相更加显赫，也足见蛇在人们心中不凡的地位和英雄之气。

涓涓恩情长流水

蛇作为被神化了的图腾、圣物形象，在复仇报恩方面也表现

得颇具特色，民间就有流传甚广的“救蚁得状元之中，埋蛇得宰相之荣”的说法。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中与蛇有关的因果报应故事也是数不胜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更为蛇的文化形象增添了神奇灵异的色彩。

相传在隋县的搓水边上，有一个小山头叫断蛇丘。隋侯（县里的地方官）出行到此处，遇见一条大蛇受了伤，几乎断为两截。隋侯怀疑此蛇颇有灵异之气，便命人用金疮药将其伤口敷好，蛇方才能够爬行如初。到了年末，这条大蛇口里衔着一大颗闪亮闪闪的珍珠来报答隋侯。这颗珍珠直径一寸多，纯白无瑕，夜里会发出亮光，像月光一样皎洁明亮，用它来给室内照明比灯烛还要好用。隋侯把它拿到集市上去卖，没有人理会，都说这只是

普通的夜明珠。几天后，来了一个胡人，要花百万买下珠子。隋侯问道：“我在这卖了几天，大家都说这只是普通的夜光珠，应该不值什么钱，为什么你出价如此之高？”胡人笑答道：“这如果是蚌壳里的珍珠，自然很是昂贵。但这是蛇珠，千贯钱也买不来啊！”隋侯便不再卖它，好好地珍藏起来。人们便叫这颗珍珠为“隋侯珠”，也称“灵蛇珠”，又叫“明月珠”。

唐代《广异记》中的《檐生》一篇，讲述了一个更精彩的关于蛇报恩的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书生，在路上遇到一条小蛇，就把它带回家放在屋檐下养大，叫它“檐生”。后来养得太大，屋檐下容不下了，书生就把它放归到范县以东的大湖中。四十年后，檐生大如舟船，号为神蟒，如有



邮票中的蛇

人在湖上往来，必被吞食。当时书生已经年老，因事要路过湖边，别人都劝他不要去。书生认为当时正是隆冬天气，蛇应该在冬眠，于是不予理会。在湖边走了二十余里，忽然发现有大蛇相随。书生认出蛇的形貌略有些眼熟，便远远地对它说：“你是我的檐生吗？”蛇便低下头，良久离去。书生回到县里，县令认为书生见蛇不死，必是妖孽，于是将他投入大狱，要择日处死。书生在狱中暗骂：“檐生啊檐生，我养了你反倒遭来杀身之祸，你也太毒了！”不料这天夜里，大蛇不知用什么方法，将全县淹为大湖，而只有大狱没有被淹，书生于是得救了。这一故事对蛇的描写，读来让人興味盎然：一方面蛇野性难驯，于泽中吞人，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忘主人的养育之恩，在危难时救主。整个故事不仅含有中国传统的果报思想，也将蛇的两面性展现得更加生动传神。在宋代传奇小说集《青琐高议·朱蛇记》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条名为称心的蛇，为了报答李元的救弟之恩，不惜潜入礼部，盗取科考试题，一路帮助李元荣登科第，直到李元出任地方官，恩情已报，才涕泣离去。

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集《异苑》中有一则很有意义的故事：“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着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



绘着“高祖斩蛇”图画的瓷盘

验。本不知道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古代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于是加以利用，这些无意中的所得在后来的逐渐积累中便成了一些经验，使其成为人们化解难题时求助的对象。因而，对这类蛇故事的记载就成了人们寄托对蛇的感激之情的一种方式。

挚爱真情永芳菲

“人蛇恋”自古也是人们表达对蛇的感情的常见题材，这类故事可以称得上是蛇在人们心目中最高地位、最深情感的体现。在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里，蛇或化身成美貌娇媚的女子，或化身成义薄云天的贤妻，为古往今来

的人蛇之情增添了光辉的一笔。这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连孩子都耳熟能详的白娘子的故事。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一部明朝的文学作品，见于明朝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小说写的是南宋绍兴年间，南廊阁子库官员李仁内弟许宣在一家药铺做主管，一日祭祖回来，在雨中渡船上遇到一位自称为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及张氏遗孀的妇人（蛇精白娘子），经过了借伞还伞后，白娘子对许宣深爱有加，要与许宣结为夫妻，便叫丫鬟小青（西湖青鱼精所变）赠银十两，殊不知此银为官府库银。盗官银一事被发现后，许宣被发配苏州，在苏州与白娘子相遇而结婚。后来，白娘子又因为盗物累及许宣，许宣再次被发配到镇江，白娘子与许宣又在镇江相遇

复合。结果，禅师法海识出白娘子是蛇精所变，向许宣告知了真相。许宣得知白娘子原来是蛇精后，惊恐万分，要法海收他做徒弟，最终，在法海禅师的帮助下，将蛇精和青鱼精收在钵内。许宣化缘募捐盖起了雷峰塔，白娘子和小青从此便被镇压于塔下。最后，他修禅数年，留下警世之诗八句后，在一天夜里坐化了。其诗曰：“祖师度我出红尘，铁树开花始见春。化化轮回重化化，生生转变再生生。欲知有色还无色，须识无形却有形。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后代民间传说中，又增加了白素贞盗灵芝仙草、水漫金山、许仙之子仕林祭塔救母等情节，使白娘子的故事成为了四大民间传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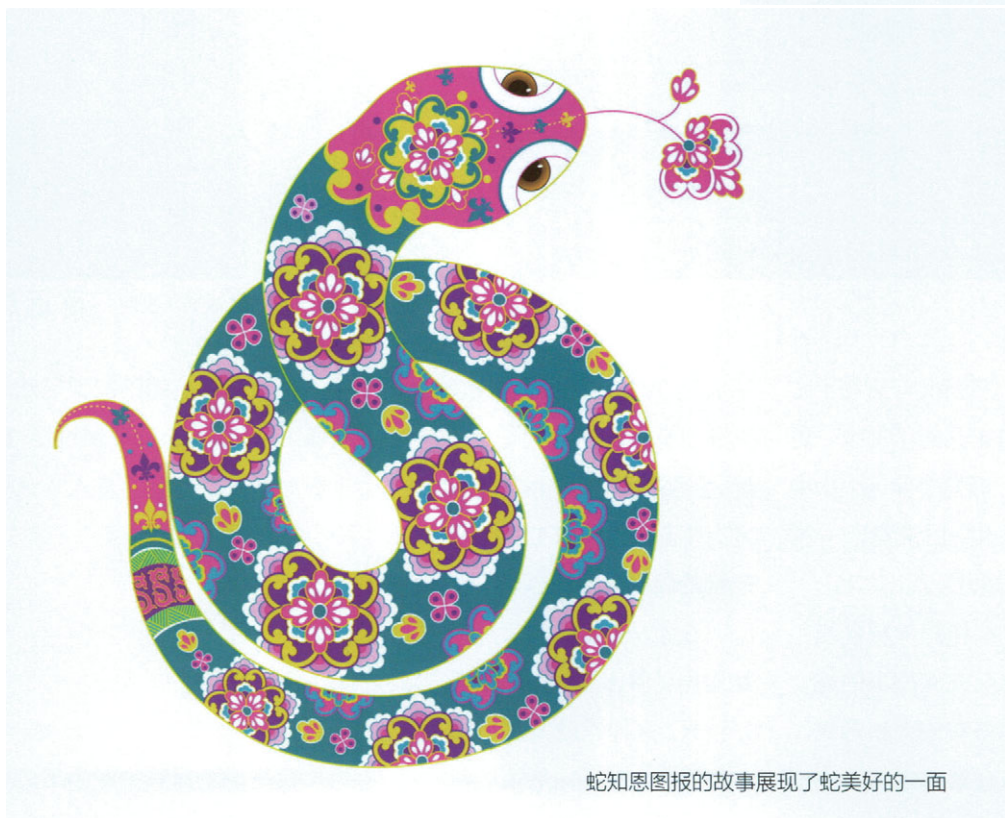
一，表达了人们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

千般感情，万种滋味，蛇，是如此令人着迷。无论是《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之壮美，还是竹枝词里“倚尽长蛇千万松”之灵动，抑或李太白“修蛇横洞庭”之辽阔，更兼苏子瞻“壁上龙蛇飞动”之飘逸……无数文人墨客在字里行间写不尽蛇的千娇百媚、千姿百态、千回百转的万千神韵。伴随着龙年又要过去，蛇年再次来临，寄寓了人们如此之多情感的蛇，将伴随着我们的记忆，代代相传，绵绵不息。

(责编 王华)



白蛇和许仙的爱情，被人们演绎成多种艺术形式



蛇知恩图报的故事展现了蛇美好的一面